

紫鳶尾



黄倩 著

ZIYUANWEI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鸢尾/黄倩著.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2

(青春校园小说)

ISBN 7-5346-2787-7

I. 紫...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202 号

书 名	紫鸢尾
作 者	黄 倩
责任编辑	沈 颀
封面设计	陈泽新
内页插图	卢 轶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盐城市印刷厂
地 址	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邮编:224001)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8
印 数	1-12,000 册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2787-7/I·498
定 价	15.00 元

(苏少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编辑之前

这是一本青春校园小说，也是一本以“现在进行时态”袒露少女心怀的小说，还是一本具有现代都市气息与中国古典精神的浪漫情感小说。小说中的曲弯弯、辛飞焰、夏雨佳、阿乌，是这样一群迎着时代潮流然而又独立特行的阳光少年，与我阅读经验里熟悉的人物和形象对应不上，但是，他们强烈地吸引着我；特别是弯弯，尽管有那么多缺点，仍然让我喜欢。这是喝着可乐，操纵着电视，看着日剧长大的一个群落呢。

我是最早知道这本小说的人之一。从酝酿构思，初稿完成，网上传播，到成为现在的书写文字，小说的诞生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子，或许，我应该称她为女孩，这不仅因为她和她用笔记录的这段少女生活相去不远，而且我了解她也很久了。这个南方的女孩，读的是建筑却对文学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情缘，已经长大却仍然留恋着童真的少年时代，一个有点特别的女孩。她在学习描绘建筑蓝图的课余，曾经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她是以文学的形式设计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呢。

在她的笔下充盈着淋漓的江南烟水气，又如一握温润的莲蓬，可清赏亦堪疗饥，绝非不近人间烟火或者止于声色娱乐的那种。她努力追寻着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作为她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我特别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在校园的舞台，一群年轻的生命无所顾忌地上场了。虽然有那么一点突出自我表演的欲望，但他们的真实和纯洁让我感动。他们试探世界探测着自己生命的方向时，有一份我这一代人所没有的自信。尽管这是青涩的年龄，我相信书中的人物一定会有他们甜甜的未来。是为序。

本书责任编辑 沈巍



目 录

楔 子 1

那里，那里本该有一棵很大很老的老榕树的，老榕树底下，本该有一间老木屋的，老木屋风檐底下本该吊一只古旧的红灯笼的……啊，是了，老木屋的窗台，曾经是她堆积秋海棠厚厚的肉质花瓣的地方。如果你想听听年少时的梦，就请坐在我的台阶上吧。那些且莹且浊的往事啊，是谁欲歌却泪？

第一话 聆歌 4

是谁飞扬的发，镀了一道日色的金边？他轮开两条长腿飞奔在地平线上，背后衬着硕大浑圆的红日，遇到什么障碍就一越而过，一切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那么的无所谓。“我的名字叫辛飞焰。”他说，“我要站在雪山之巅，披衣等待所有的风。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

第二话 抢答 14

飞焰清了清嗓子念题目，“瑞士国民中有的讲德语，有的讲法语；有的讲意大利语，有的讲罗马尼亚语。一天，有四个中国人去瑞士旅行。其中 A 会讲罗马尼亚语和德语；B 会讲德语和法语；C 会讲法语和意大利语；D



会讲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们在日内瓦的大街上行走着，看到了一个罗马尼亚文的广告牌，A看到后用德语告诉了B。那么，B能够向C和D转述广告牌的意思吗？”大家还沉浸在思索里，却看见弯弯举起了手——不是老实实在地举着手，而是伸直了手臂在空中且摇且转的。

第三话 演讲 22

深呼一口气，弯弯终于听见自己说话了，声音很不争气地抖得厉害，像风中的枯叶，连腿也开始瑟瑟发颤了……

第四话 笑书 31

他有一双跳动着阳光的眸子，头发像日本漫画中的男孩，一绺一绺地纷披着。水磨兰的长袖牛仔衫外面，套一件半短袖的T恤。T恤的黑底上，有一行放浪形骸的狂草：‘天下我第一好’——白字，黑底，益发突出了。而这一行狂草下，更着一笔遒劲的斜挑，其间飞白，收得非凡——恍如出鞘的龙泉宝剑似的——泛出雪青的光芒和脆亮的声响。

第五话 同桌 46

雨佳怔在那里，思量着，女孩子真是古怪的精灵，神



秘得可以……雨佳是常常捉弄长发女孩子的，可是，还从未见识过这样的长发——恍如织进了月光的瀑布似的。嗯——雨佳想，插一把梳子，一松手，就会如“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舟似的，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吧？

第六话 捉蝶 55

弯弯摘了路边一朵扶桑花的花蕊下来，正衔在口里吮吸尽端的花蜜，却听见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传响在寂静的深秋的午后：“曲弯弯——曲弯弯——”是谁？这样大呼小叫人家的名字？蹙眉回首，却觉一阵狂飚，呼地掠过，带得她长发和长裙都管不住地飞了起来。

第七话 问花 65

在没有路的断崖上，有一株名叫紫鸢尾的花，孤傲地开在晚风里，叶子剑形，花青紫色，幽婉而且高雅……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直到有一天，一只白蝴蝶翩翩地飞来。白蝴蝶对紫鸢尾说——

第八话 挑战 74

她是在担心我吗？飞焰想，不禁心中一暖。轻轻一挣，震落了披在外面的落肩牛仔衣。随手一抛，就搭在了



栏杆上。他淡笑着，走出了人群。走出了人群——立在楼道尽端的风里了……

第九话 飞越 84

腾，腾，腾——用力——越！横杆已在他眼下，他迅速做了一个漂亮的翻身——向着主席台，遥遥地举起了“V”字形胜利的手势。许多年之后，当弯弯独自一人，徘徊在陌生的都市、熙来攘往的融雪的街头，竟会这样蓦地想起——想起飞焰疲惫的脸和高举的右臂做出的胜利的手势。

第十话 糖画 98

“谦虚？两只马两只老虎？”卡斯特一脸茫然，目光在马和虎之间来回地穿梭，“两只马、两只老虎加在一起怎么就——谦虚了？”

第十一话 游园 106

一个宇宙飞碟一样轻盈剔透的东西——徐徐地降落下来，闪闪烁烁地旋转着红光、蓝光、黄光、紫光……万花筒似的瞬息万变。而且还，而且还——唱起了英文歌“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歌



声一停，飞碟也正好轻轻着陆，稳稳当当的——那中心，透明浮球的碟翼缓缓展开——恍如莲花静静绽放似的，花瓣开尽处，赫然婷立着的，是一枚如此完好无缺的鸡蛋。

第十二话 狂欢 119

雨佳拿了美术课上画水彩画的底纹笔，饱蘸了被“老饕”苏剑戎封为“人间五味俱全秘制酱”的调味汁，厚厚地涂在羊肉和笋片上——扬言要烤出最美味的一串。炭火映得他半边面颊绯红，汗水就涔涔地下来了……“无肉令人瘦啊——无竹令人俗——若想不俗亦不瘦——惟有笋烤肉！”

第十三话 化装 135

……莒莒长大起来，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她12岁的时候，巫婆把她锁到一个塔楼里，塔楼在树林中，没有梯子，也没有门，只是顶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子。巫婆要进去，就站在下面喊：“莒莒，莒莒，放下你的头发，让我上去。”莒莒有一头又长又漂亮的头发，细得像纺好了的金丝。每逢她听到巫婆的声音，就解开辫子，缠在窗户钩上，把头发放下两丈来，让巫婆攀着上去……



第十四话 心曲 142

弯弯仰起的脸上却还犹自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因为照见了烟花的盛放，它是那样凄绝美绝地变换着颜色——一时红，一时紫，一时蓝的……

第十五话 伤痛 153

她们那么不甘愿地从头到脚地打量弯弯，几十道冷淡的目光就像几十把刷子一样，上上下下地把可怜的弯弯刷了个遍。然后，彼此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弯弯仰起脸来任风吹，泪水风干了，眼里涩涩的……

第十六话 孤独 165

一个人越是近乎完美，就越是孤独。弯弯不喜欢孤独，她渴望友情——她渴望有一个女孩能和自己形影不离，总是手牵着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看书，一起逛街，一起分享心中的秘密，分享彼此的快乐与哀愁——可是……

第十七话 上镜 178

谁看过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



者》？陈仲青连问了三遍——

“我还看过七遍呢！主人公霍尔顿对他妹妹说：‘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成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站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麦克风把弯弯的声音传得很远，飘得到处都是。

第十八话 劫难 190

弯弯无助地立在那里——眼里流露出了恐惧。

助跑、上板、踏跳——一个趔趄——收势不住地向前一冲，手差一点没撑到马上，分腿的一瞬间，紧擦着马背翻落下来——“啊！”——听见一声惨叫。弯弯一个趔趄，身不由己地向前俯冲过去，“砰——”地一声响，眼前一片模糊——深深垂落的睫尖，却沁出了两滴晶莹的泪水，凝成浑圆的粒，斜斜地滚过她苍白的面容，落在了衣襟上，慢慢地洇开了……



第十九话 新友 201

阿乌笑嘻嘻地赶上来，“我这里还有东西要送给你！”说着，双手捉住粗麻布口袋两角，一抖，“哗啦——”一下，里面的东西滚得满桌都是：酒心巧克力、彩色橡皮泥、她本人的玉照、眼镜形的铜带扣、子弹壳、卡通手表、海贝、石子、弹弓、一叠橡皮筋扎起的画片，还有——一团皱巴巴的白手帕。每一个能写字的地方，都写着：弯弯，我喜欢你。阿乌。

第二十话 告别 212

“金鱼埋在地下，过很多年以后，就会变成化石——变成了化石的金鱼更美丽。”邻居的小哥哥说。那时，弯弯和小哥哥在园子里埋金鱼——那是一条很美丽的金鱼。埋的时候，弯弯哭了。“真的？那我要记住这个地方——等我很老的时候，我要来这里找美丽的化石。”

第二十一话 思念 224

弯弯现在在哪里？——阿乌一定知道。飞焰很想问。一想到这么多年不见的弯弯，飞焰的心还是止也止不住怦怦地跳得厉害——就要问了吗？就要知道了



吗？——无数次下决心，可还是——还是——没有勇气。“爸爸，我想好了——我要考 Q 大学建筑系——以后做一名建筑师。”那一天，飞焰忽然说。

第二十二话 聚会 240

阿乌趴在桌子上给弯弯写信，“我们初中同学要聚会了，是音初组织的，你也来好吗？我们已经有 4 年没见面了，我真的好想你啊！”……

尾声 257

弯弯在校园里闲闲地走，她感觉得到她的同学们就在那边——她恍然闻到了那种欢聚的气味——热热闹闹的。她看到的是她自己的影子，而他看到的却是她。——隔了幕墙，她、她的影子和他，对称地、并排地向前走——她伸出食指，点住了幕墙，然后拖着她的食指，画着幕墙向前走——她以为她是寂寞的，她和她的影子做游戏——她不知道他也伸出了食指，他的食指和她的食指重合，像她一样地，画着幕墙向前走……

后记：我走过青葱岁月 261



楔子

曲 弯弯走在这条扩了又扩的马路上，远远地就听见了歌声。

这是她来来回回无数次走过的上学放学的路——可如今，面目已全非了。初中毕业已经四年了，她现在正放暑假，开学就大二了。四年来，从未再走过的路，一时又让她无端地想起往事来了。

记得那时，她走路总喜欢拣一粒漂亮的彩石子踢的，先一脚踢得远远地，然后追上去，然后再踢，然后再追上去……一路踢着它回家或者上学，一直踢到教室或者家门口，又或者，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想着，那个自以为已经长大了的、刚上初中的女孩子，便出现在冉冉而落的无限斜阳里了：拖着她的猎袋（她管她的书包叫猎袋），哼着歌，自得其乐地摘些野花野草来玩：要么



紫鳶尾

把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一路学天女散花；要么把一种毛茸茸的像裂开的小扇子似的野草叶子粘在衣襟上作装饰；要么在扣眼里插上两支昂昂然的狗尾草什么的……

嗯——那里，那里本该有一棵很大很老的老榕树的，老榕树底下，本该有一间老木屋的，老木屋风檐底下本该吊一只古旧的红灯笼的，红灯笼上本该用明黄色写着“有水”两个字的……啊，是了，老木屋的窗台，曾经是她堆积秋海棠厚厚的肉质花瓣的地方。记得每次经过，她都要朝木楞窗棂里、黑洞洞的老屋张看一眼的，然后把花瓣堆上去，堆上去。而风，却擅自把它们风干了，吹散了，洒落了……红红点点地绣了一地。

那里，还有那里，本该有一辆又老又破的大卡车的，轮胎瘪了，漆皮剥落了，孤零零地废弃在那里，从来也不见有人来把它拖走。而它，曾经是弯弯的里程碑呢。因为，它正好介于家和学校中间，看见它，就是说，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这么样想着的时候，弯弯忽然驻了足。嗯——还有，还有，那两个成天冲冲杀杀、追追打打的男孩子呢？那整个初中时代，就总是不经意或远或近一起行走在这同一条路上的男孩子呢？恍然地，弯弯又看见了那两个熟悉的少年，从打不开的车门里，爬进了破卡车的驾驶室，坐在旧皮垫子上，煞有介事地转动着锈迹斑斑的方向盘，拼命地揪着不会响的喇叭，大喊大叫着，高兴得什么似的……

今天，四年之后的今天，初中同学的第一次聚会，可能遇到他俩吗？

远远的歌声似断似续地飘飘而来，弯弯便寻了歌声行去——天！多想快些见到他们。激动的心因此满满地涨了起



来，四年了啊，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变了还是没变？

就在S中旁边，她看见了那个名叫“返屋企玩”的歌舞厅。通体透明的落地大玻璃正被忧郁的夕阳浸泡着——浸得恍如一泓纯净的玫瑰红葡萄酒似的。准是这里了。

弯弯定定地立着，耳中便听见了那支呢喃的英文歌曲，那原是西蒙和加丰克尔的歌声：“告诉她为我织一件薄薄的衬衫，薄薄的衬衫，再涂上欧芹、洋苏叶、迷迭香和麝香草……”

这歌声如此熟悉，仿佛一种心往神追的深深呼唤似的，弯弯不禁浑身一震，心便惶惶地悬了起来。怎么？他也来了吗？那个……他？弯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了，那个多年来没有结局的故事，等来的就是这样的重逢吗？抬起眼来，却见东边，渐渐地升起一钩新月，淡淡的，薄润而且透明；而西边，却还悬着一轮红日，圆圆的，苍凉而且沉静。哎——因为太阳属于白昼，月亮属于夜晚，所以只有在那样偶然的一瞬间，太阳和月亮才会相逢。

弯弯转过身去，徘徊了许久，终于没有踏入热闹的聚会，独自一人，往前走，往前走——天自顾自地黑下来了，所有那些如幻如电的往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如果你想听听年少时的梦，就请坐在我的台阶上吧。

那些且莹且浊的往事啊，是谁欲歌却泪？



第一话 聆 歌

“风 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弯弯记得，那一天，她起得很早，低低地吟了半阕李清照的《菩萨蛮》，施施地推开了素木窗，撩起风兰和吊竹梅悬垂而成的花帘——帘上，疏疏地缀了几颗淡淡的花苞，欲开还羞，欲开还羞似的。时令早过了立秋，可给人的感觉还是春天呢。

清晨的阳光被风吹着，飘得满屋都是。邻家老太起得更早，点起的红泥小火炉上，正熬着莲子糖粥，糖粥噗噗地冒着袅袅水汽，和着糯米的清香，透过窗子弥漫进来。一缕缕虚虚幻幻的金色光束——穿透了梧桐树纷披的枝叶——散落下来，散落下来，看得见烟雾的颗粒在其中悠悠悬浮。一声声清亮的鸟啼，空空的，空空的，仿佛近在耳畔，又远在竹深林密不知处似的。

弯弯颈上搭了块白毛巾，走在淡淡的风里，一任满头潇洒



的发丝——微微地飞扬。来到落了一地细细碎碎桂花的露井边，打了一木盆清凉的井水。然后，浇了一匙蔷薇花露在里面，一边搅匀，一边依着井栏，用葫芦瓢舀了水，冲洗丝丝流淌的长发——自然的气息，花草的清香，就这么一齐收藏在秀发里了……

邻家老太熄了火，就着爬满薜荔藤蔓的古老的石墙角——坐在小机凳上，手里端着粗陶碗，一边吹气，一边喝粥。一只老黑猫懒洋洋地伏在她脚边，拱着背暖暖地晒太阳。一时，老太太撩起了眼皮，却见一个小姑娘，穿着一身洁白的芭蕉布长裙，在熹微的晨光中娉娉婷婷地走来，凉滑幽芬的湿发披在双肩。

“哟！”爽直的老太太忍不住挑起了大拇指，“小姑娘，真漂亮！”

弯弯便笑了，灿烂如一朵在阳光尖端盛放的白百合。

正是暑假快要结束，新学年尚未开始的时候，弯弯收到了市重点S中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说，那一天是新生报到的日子——报了到，弯弯就是一名全新的中学生了。

真是梦寐以求的日子。以前，弯弯和妈妈一起走过时，常常可以看见S中的学生在做广播操，妈妈有时就会说：“弯儿，看——那就是S中，只有最聪明的哥哥姐姐才能上S中，弯儿长大以后也要上S中哦！”弯弯远远地望着大哥哥大姐姐们随着广播操的音乐一起一伏，觉得他们真是幸福啊。那时，在她眼里，S中就是天堂。如果我也能戴上S中的校徽走在街上，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高视阔步该多好？

没想到，这么美好的愿望这么快就要实现了。

一个暑假都呆在家里，真是闷也闷死了。弯弯盼着早些开学，也好早些见到新同学呀。所以，匆匆吃了早饭，就心急